



马 吝 著

俄罗斯玉

一个北京商人在俄罗斯的

历险



非外借

北京日报出版社



俄罗斯玉

马吝著

一个北京商人在俄罗斯的
历险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玉 / 马吝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77-2437-8

I. ①俄…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1277号

俄罗斯玉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印 刷：廊坊市博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3.5

字 数：291千字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广阔无垠海一般的水面，岸边或岩石嶙峋或森林覆盖或绿草如茵无边无际，远处还有山峦像幻影一样漂浮在半空。水至清通透，有着让人惊异的悦目的鲜艳的蓝色，发着像蓝宝石一样剔透的光泽。水面稍有细碎的波纹，看上去犹如摇动的切割好的水晶宝石一样晶光闪烁。此时是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水里反映了天空和朝日的颜色。那细碎的波光中便有了不同色彩的跃动，流光溢彩又不浮华，水还是那么清纯剔透。

赵卫东是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列车上看到这番景色的，此时列车正沿湖水的岸边行驶，他刚睡醒就被车窗外的美景吸引，他想起来了，这应该是著名的贝加尔湖。

赵卫东上车以后就开始沉睡。在北京站能避开追逐他的人群，不为人知地登上列车，他的心情就由紧张惶恐变得安稳。他太累了，几个月终日奔波忙碌，危机之下的应接不暇和精神压力已经让他心力交瘁。在稍事安顿，眼前没有了立即应对的事情时，头脑和身体随即罢工，把他拽入了休眠状态。生意上的无常风雨没能让他的精神更加皮实，反而添了风雨飘摇中的敏感多虑。有大一点儿的响动他还是会被惊醒，而且心慌乱跳。列

车到二连浩特口岸，当边检人员上车来收护照查验，拍醒了还在沉睡的他时，吓了他一跳。直到看清是怎么回事，他才止住了心慌。

怎么弄得跟逃犯一样？他苦笑一下，这时他终于有了自嘲的心境，他不是逃犯但确实又像个逃犯。两三个月里讨债的厂家陆续上门，在上车之前的一周内，就有二十几个厂家的人上门。有几个拿不到钱坚决不肯离去的厂家派的人形影不离，已经困住了他。他把这些人请到饭馆吃饭，让女翻译李莉张罗着给他打掩护，他借故去厕所，这才得以脱身。他打车直奔北京站，弟弟在那里拿着车票、护照和随身提包等着他，送他上了火车。他的的确确是在出逃，而且逃得十分仓皇。

他又何尝不是罪犯呢？欠几十个厂家的债四五百万元之多，一大部分是加工费，那是多少人的血汗钱！来要债结账的人，无论哭泣乞求或气愤谴责，都让他颜面扫地，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讨债人的每句话都如鞭子抽打他的躯体，像刀子扎他的五脏六腑。太难受了！太难受了！他这时想起来心里仍如刀绞般的疼痛，负罪感近期一直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你可真是活菩萨，做买卖就这样，心可不能这么软。”

他又想起了李莉的话，李莉是看出他沉重的负罪感后说的这番话。自从他在兴奋忘形的一次冲动中拥抱亲吻了李莉，她说话时就把“赵总”换成了“你”。这李莉太厉害了，总能在紧要时刻说出关键的话，还直抵人的心坎。这次出国和及时处理货也是在她的点拨下赵卫东才如梦方醒，也基本上是按她的主意安排的，即在厂家还没了解生意的真实状况下发货并出走。否则再晚哪怕是一两天，等厂家了解了真相，赵卫东可就真走不了了。不仅如此，正如李莉所说：“你无法再做生意了，这账你永远还不上。你还会被这些死账烂账缠死困死，甚至有可能被打死，再也翻不过身来，彻底完了。”她说得一点儿都没错，把以后的事推断得让人信服，

说得赵卫东心惊肉跳脊背发凉。他无可奈何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不仅是走人的决断。

其实，李莉到他这里工作满打满算也就两年时间。东北姑娘，在北京一所外语学院大专班学的俄语，毕业后就在北京雅宝路市场做翻译。她长得大眼长眉，嘴唇也性感，算得上漂亮。只是皮肤偏黑，脸庞大了点儿，给她的五官往下拉了分，漂亮打了折扣。两年，也就是她来这儿工作的两年里，赵卫东的生意跌宕起伏，就像过山车一样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忽而把他推上顶端，忽而又把他甩坠谷底，让他来不及反应已在灾难中了。而在这之前，赵卫东还在巨大的成功中得意陶醉，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没几天的时间，生意怎么会垮了个稀里哗啦！

赵卫东是北京雅宝路市场的一个商人，原本他是国企的职工，有个同学在雅宝路经商，向他借过钱，之后这位同学出车祸去世了，家里把雅宝路日坛宾馆的一间经营房间的租用权转让给他抵了债。雅宝路日坛宾馆是专门对东欧独联体的批发市场，赵卫东没经过商，开始不知道如何处置，到雅宝路一看，老苏联现独联体的人还真多，生意火得比秀水街强，他立刻信心十足打消了顾虑，当即决定自己干。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别人能挣钱，相信自己也能挣着钱。正好当时他所在的工厂不景气，号召职工自谋出路，他就办了停薪留职，转行“下海”到雅宝路日坛宾馆开始经商。

赵卫东起初在经营上很简单，找关系从一些外贸公司和服装厂的库存货中拿些样品，挂在房间里；也有一些厂家和浙江人在木樨园开的服装小作坊主动送来一些样品；有客户订货就叫厂家来送货，交货售出当时结账，买卖上管这叫“拼缝”。一年下来货没少卖，赚了些钱但不多。赵卫东慢慢地发现，生意好的房间或摊位都有自己的独家款独家货，卖的批量

大、利润还大，但这样做需要先期投入，自己设计或找来款式，在服装厂订制，在季节到来之前备好货。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他反复地思考做着艰难的抉择。那是赵卫东思想最焦灼的时期，是选择成王败寇还是谨小慎微？思考的结果他选择了前者。总不能眼看周围商户都发大货、挣大钱暴发崛起，而自己畏头畏尾地在地上慢慢地爬行吧？！于是他托人从外贸公司找来一件当年的外贸欧版风衣，进行款式改造，又征求几个俄罗斯客户的意见，并定好款式。可筹款方面不顺利，他把亲戚朋友同学借遍也只借到五万块钱，加上自己有的几万，不过才十几万块钱。这些钱能做什么呢？这让他有些气馁，但没有灰心，他开动脑筋想办法。他找关系请客吃饭，赊来了所需的全部辅料，用付百分之二十的钱延迟结账的方式拿到了面料，服装厂方面则发货时再结算加工费。赵卫东居然用这些钱不可思议地运作起来了。

他成功了！他用十来万块钱做了一万多件风衣，价值近百万元的货。上市不到一个月销售一空，净赚了二十几万元。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第一天发货就卖了两千多件，给赵卫东乐得就没合上嘴。那个喜悦、那个开心是无与伦比的，那真是身在天堂的感觉！就在那天他亲了李莉，那是激动的放任，那是幸福的宣泄。他紧紧地抱起李莉，不由分说地吻了她。李莉惊讶一下，没有挣脱也没有回应，但脸红了，嘴唇变烫了。这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之间有了亲近感，还有了相互的默契，但赵卫东一直都没有向李莉表白，可能是忙得顾不上。再后来他更忙了，十几个服装厂加工，原、辅料厂的生产供应，质量检查，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这些工厂又分布在北京郊区和天津、河北等广大的区域，他每天从早跑到晚，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赵卫东继续着他的神话。从入冬开始筹备第二年的风衣，每天从早忙

到晚，只有春节因所有工厂都关门放假他才休息几天。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他已经轻车熟路；厂家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对他更加信任，更愿意跟他合作。这次他投入了全部的三十几万元资金，最后产出了八万件、价值七百万的风衣。太成功了！这是奇迹般的成果！

有道是天道酬勤，可在生意领域却不是这样，而经常是因果错乱。不幸的是这种错乱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赵卫东的经商轨道上。

二三月份货产出后陆续有卖，但销量一直上不去。四月份风衣销售旺季，货却卖得越来越少；到五月几乎停销，根本就卖不动了，而四五月份正是工厂大量产出的时候。这么多的货别说不卖，就是卖慢了，结款的压力大得都会让他受不了。这简直就是灾难！货又没有其他销路，欧款欧码的风衣内销根本别想。赵卫东拼命缔造的神话花开灿烂，却没有结果。

生意不仅激动人心还让人惊心动魄，这抱负满满的年轻人怎么知道天堂和地狱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不过月余时间，辛苦奋斗的美好前景忽成海市蜃楼而烟消云散。登山途中突然不见了无限风光又没了下山的路径，变成了让人恐怖的四处断崖。

赵卫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不出一办法。除了体验生意的残酷就是哀叹：“行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命如此，命运弄人啊！”

李莉的一声断喝让他陡然清醒，他看到了一线希望，抓住了一条救命的绳索。

这女人要是精明，老爷们儿确实要甘拜下风。

“不能再拖了！一天都不能等了！再等就全完了！”李莉说话带着快刀斩乱麻之势。

“不拖又能怎么样！”他竟然对着女翻译没由头地、失风度地吼叫着。

“把货从工厂调出来。快进六月了，风衣过季，货不会再卖了。工厂

知道货卖不动，会把货扣了抵加工费。这样原、辅料厂的几百万块钱就全没着落了。”李莉话说得很快但十分明确。

“把货从工厂调出来？不付加工费货出得来吗？货没卖我哪去找那么多钱！一百多万不是小数。那么多货，需要多大的库房，我上哪儿找去？租金我有吗？你不是不知道，服装一季一款。春天的新款，秋天就是旧款。今年卖不动，明年就是垃圾！想烧这堆垃圾都找不到这么大的地方！”赵卫东泪水纵横，瞪着眼睛叫着吼着，仿佛这虽然有点儿黑但仍不失漂亮的女翻译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李莉面色冷峻，但仍沉静，对他那跑了调的语气根本没当回事，说：“把货全部发出去！”

“发出去？”他没弄明白李莉这话的意思，却止住了肆意奔流的泪水。

李莉这时却止住了话头，停顿了一会儿，语气上有了回收才继续说：“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我觉得这货能卖。客户不拿，可能是发现了更赚钱的货，也可能是市场原因，我也说不清。可以这样，找几个可靠的俄罗斯客户，把货发给他们，让他们代销。你尽快办去俄罗斯的签证，去莫斯科，到那儿随时掌握情况结账。”

赵卫东心里一亮。把货从工厂调过来发出去，在秋季处理掉，拿回钱来平掉所有的账才能渡过危机。毫无疑问这是解决现在困境的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没有加工费怎么能把货从这么多厂子里调出来呢？”他按照李莉的思路开始思考。

李莉看了他一眼说：“那就是你自己想办法的事了。”说完转身出门，留下他一个人费力地思索。

不过出门不久李莉又回来了，叮嘱说：“现在生意情况和你想做的事

千万别泄露出去，也别让各个厂家串联起来。现在的人都精着呢，露出一点儿信息他们就都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可就没救了。”

赵卫东心里真服了，这女孩太厉害了！李莉在雅宝路市场刚兴起时就在这里当翻译已经有几年了，那时苏联还没解体。李莉了解这市场，看多了这市场商人的盛衰兴亡，见识可比赵卫东多多了。现在赵卫东想起来亲吻了人家可一直又不表白，不仅是忙，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让他犹豫。

赵卫东没别的选择。这之前他曾办过护照，准备风衣销得差不多了，夏天去俄罗斯考察一下市场，把明年的生意做得更大。之前准备好的签证所需材料这时用上了，他立即去俄罗斯使馆办了签证，秘密地把日坛宾馆的房间做了延期转让，用转让费做出国发货和必须支出的费用。对于从服装厂调货，没别的办法，只能骗，说货已批发掉，厂家送到货直接送托运站发走了。如厂家结加工费就推说客户的钱还没付，几天内款到即结。北京郊区几个厂子的人还好，他们比较近就回去等了，每天来电话或派人来催要。天津、河北厂家的人却不走，就在这儿等了。头几天他们还好，客客气气地等钱，后来面料和辅料的厂家商家听说发货了也过来要钱。这些个厂家碰了面相互一通气，知道赵卫东欠了这么多账，开始慌了。再后来他们还见不着钱就更慌，所以困住了赵卫东。亏了把所有的事都做到了前面，又有李莉的配合，他才脱身出来。

除了还没做完的几千件风衣，赵卫东总共调出发出了近七万件。他相信李莉的话，这些货到莫斯科后能卖掉，几个月后他会如愿回来还清债务，也弥补自己亏欠的良心，然后东山再起。

赵卫东在列车上一直痴迷地观看着车窗外贝加尔湖的美景，让他欣慰的是列车一直沿着湖边行驶。他想抽烟，便来到车门处，吸着烟不受干扰地观赏窗外的景色。

湖水荡漾着清澈明媚的蓝色波光；森林的浓绿簇成不同形状，挤满了岸边起伏的大地又扩展到极目之处，与蓝天相会，与白云相交。绰约的远山把这境地衬托得超凡脱俗，赵卫东远眺着景色并没因视野开阔而感觉一览无余，反而愈觉深邃，不知还藏有多少梦幻般的境地，多少赏心悦目的风光。

干净！湖水森林草甸岩石远山蓝天白云，纤尘没有，看不到一点儿瑕疵。原原本本的颜色，还那么鲜亮。

安静！没有一点儿让人厌烦的喧嚣，看不到任何激烈的有突兀感的躁动，风光至美而平静。

除了这条铁路，看不到任何人工的切割和堆砌，也没有任何人文色彩的涂抹，就连那岸边草甸的木屋村庄也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一切都是原生态的自然纯美。

一句女声的俄语问好从他身后飘来。赵卫东自到雅宝路经商以后，一直自学俄语。加上李莉的帮教，虽然零零碎碎程度不高，但一般商业用语和日常用语还是掌握了。他回过头看去——一位俄罗斯姑娘的笑脸闪亮地映入他的眼帘。

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清秀的脸庞，白嫩无瑕的皮肤，细长的娥眉下一双清澈的蓝灰色的大眼睛精致地镌刻在深陷的眼窝里。娇巧微挺的鼻子，诱人曲线的红唇，一头金发在脑后拢成蓬松弯曲的马尾，脸上现出的是迷人的让人心醉的微笑。

赵卫东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姑娘，在雅宝路没少见俄罗斯姑娘，但像这么漂亮的在他印象里还是头一份，他用微笑回了句好。不过姑娘后面的话却不如她仙女般的相貌那么高端。

“可以给我一支烟吗？”姑娘说话的表情自然平常。

原来是要烟的，这让赵卫东稍感意外，心想也可能是借要烟搭讪。他没有犹豫便递上烟，并用打火机给姑娘点上。

姑娘吞吐烟云自如熟练，拿烟的姿势和抽烟的神态十分娇俏，这让对女孩子抽烟持负面看法的赵卫东不仅没了反感，反而觉得受用养眼。

“中国人吗？”姑娘问道。

“是啊。”赵卫东答道。

“去哪里？”姑娘又问。

“莫斯科。”赵卫东觉得这个问题多余，这是北京去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他反问道：“你从哪儿上的车？”

她努了一下下巴，回答：“就刚才那站，乌兰乌德。”

赵卫东记起来了，在列车来到贝加尔湖之前的早晨，他还没起床，迷迷糊糊听到看到的那个车站和城市。

“你去哪儿？”赵卫东问道。

“伊尔库茨克。”姑娘答道。

赵卫东这才知道，原来乘坐俄罗斯国际列车也是可以随便上下车的，她只坐一站。

姑娘朝他欠身问：“你要玉石吗？”

赵卫东没有听懂，反问：“你说什么？”

姑娘从挎包里拿出两枚白色的卵石一样的东西递给他，又重复了一遍：“玉石。”

赵卫东把那两枚卵石拿在手中观看，都是比鸡蛋小些的扁圆的白玉石，表面上没有皮色，只是在凹陷的纹理中有少许黄色的沁，应该都是白籽玉。他朝姑娘点点头，表示明白是什么东西了。

“多少钱？”赵卫东问道。

“二十美元一个。”

赵卫东点点头。这两块玉石看上去晶莹白润，很好看，拿在手里也觉得细腻光滑。他知道这玉如果是新疆和田白籽玉的话，二十美元就太便宜了，但他不懂玉，仅有的一点儿玉石知识都是道听途说，他没有判断玉石好坏甚至判断真假的知識，也不知道俄罗斯还有玉。现在他也没有买这种东西的兴趣，便笑了笑把玉石还给了姑娘。

姑娘用手挡住他的手，脸上表现出有些夸张的令人怜惜的表情，几乎是在央求地或是撒娇地说：“买一个吧！你看这玉多好啊，价格也便宜。”

赵卫东犹豫了，他实在无法拒绝这仙女般的姑娘的请求，姑娘的表情也让她心软，或许这姑娘确实有困难急需用钱。俄罗斯人现在生活窘迫，囊中羞涩他是知道的。他动了怜香惜玉的恻隐之心，朝姑娘笑笑，掏出二十美元递给了姑娘。

“非常感谢！”姑娘脸上现出灿烂的笑容，收起了钱。

赵卫东挑着手里的玉石，两块玉石大小形状都差不多。

姑娘帮他挑，指着其中一块说：“这块好。”

赵卫东就按照姑娘的意见拿起了那块。

姑娘收回另一块玉石，掐熄了烟，莞尔一笑道了再见，扭身飘然而去。

他再看手中的玉石，鸡蛋大小的玉石通体圆滑光洁，细腻晶莹，稍有些透明，光泽如凝如脂，越看越觉得好看可爱。特别是捏在手里，手感顺滑温润，还明显觉得有了心灵上的感应，沁人心脾，心旷神怡。

赵卫东手攥着玉石想着，这贝加尔湖的湖水岸边美的风景，纯净的色彩，广阔清静的自然氛围，宛若仙境。这姑娘美得堪比仙女，若不是在这火车上，而是在湖边蓝天白云下的林间草坪相遇，那可真是童话的意境了。

美景美女美玉让赵卫东心境大变，上车之前的一切犹如昨夜的噩梦，变得十分遥远。他甚至有了人生改变、换了人间的感觉。从利欲纷争的世俗泥淖，从遍体鳞伤的内心煎熬，豁然进入一个清新美好的世界，他神清气爽，从里到外感觉焕然一新。

赵卫东想起死去的爷爷曾说过，玉是有灵性的。

他看着手掌中的玉石，心说：这是真的？玉是有灵性的，这一定是真的！

二

车厢卧间里有四个人，漫长无聊的旅程让他们结识，聊天打发时间。

赵卫东的对面下铺，是位三十五岁以上的女士，相貌神态都十分安稳祥和，说话也和气。她家在河南省郑州市，某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是河南省某边贸公司的俄语翻译；常住莫斯科，做大宗易货贸易；姓张，大家都叫她张大姐。

张大姐的上铺是个不起眼的小个子，浙江人，姓陈，二十多岁，长得尖嘴猴腮。他虽是浙江人，却在北京跟父母发展多年。他在木樨园有个小作坊，做皮夹克，也就是北京人俗称的“浙皮子”，自产自销，在木樨园和西单市场有摊位。小陈去莫斯科也有半年了，这次是回北京组货再过去。这小陈别看人小，但懂事，挺大方，好为人，大哥大姐地叫着。赵卫东比他没大几岁，他也是一口一个赵大哥。他还拿出北京带来的食物和大家一起吃，买酒一起喝。

赵卫东的上铺是个黑脸膛看着挺粗犷的壮汉，模样长得不能说很难看，但也没人愿意多看几眼，身体四肢的比例不协调也不顺溜。这人三十多岁，姓宋，说话一口的北京音，却说自己是新疆人。聊起来才知道，他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父母都是军人，在他小时候调到新疆工作，转业也留在新疆。他在北京上完初中，没去农村插队，父母在乌鲁木齐给他找了份工作，就去了新疆。他说之后有回北京的机会，但和一个新疆姑娘搞上了对象，就结婚在乌鲁木齐安了家。后来单位不景气，他就干了个体，两年前去莫斯科，跑单帮做生意。

说来也巧，这老宋曾在日坛宾馆赵卫东的房间拿过货，一上车他就认出了赵卫东，而赵卫东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挺好，萍水相逢，知道彼此的来历和确切身份，他们一下就拉近了关系，增加了信任感。

老宋问赵卫东现在雅宝路的生意，赵卫东支吾着泛泛作答，他肯定不会披露现在生意崩溃完蛋的局面。

老宋又问赵卫东去莫斯科打算做什么，赵卫东只说积压一批货，量比较大，过来处理掉，顺便考察一下市场，这样做货就更对路一些。

老宋对赵卫东发的货有了兴趣，在以后几个人聊天熟识之后，老宋详细问了货的款式质地颜色和价格，承揽道：“我也可以帮你卖，我这次打算在集装箱市场租个箱子，正好连你的货一起卖，我拼个缝。”

小陈也说：“赵大哥，我在市场有个集装箱，一起帮你卖。”

赵卫东自然痛快地答应，扩大销售，对他来说求之不得，他顺便问了俄罗斯这边生意情况。

“生意好，货好卖。过去就这趟列车，随身带的货在车上就卖完了。”

“咱们是个体，本小货少，不挡卖。人家大公司一发货就是多少个集装箱。我亲眼见，一个公司十几辆卡车的货，也就一个来礼拜全批光了。车往那儿一停就是不停地批，扔货点钱，没一点儿闲工夫。”

“服装只要款式尺寸没大错，别差太远，都能卖。关键是价格，只要便宜都能卖。”

他们的话让赵卫东悬着的心有了一些着落，更觉得这次携货出走是正确的救亡抉择。

赵卫东从俄罗斯姑娘那里买了那块玉石之后回车厢就讲了，还拿出玉石让大家看。

张大姐和小陈都说没见过列车上有卖玉石的，也没听说过俄罗斯有玉石。只有老宋看到他手里的玉石，立刻从上铺跳了下来，把玉石拿在手上，眼前一亮，脱口而出说道：“光白籽！”

“什么？”赵卫东没听清楚，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多少钱买的？”老宋没顾回答赵卫东的问话，继续问道。

“二十美元。”

“什么？”老宋有些惊讶的口气显然是觉得玉石十分便宜。他继续问：“等一会儿我再跟你讲，你告诉我在哪儿买的？那姑娘什么样？”

赵卫东如实回答了他的问题。

老宋穿上衣服就出车厢去寻那个姑娘，赵卫东要和他一起去，他摆摆手说不用。过了足有半个多小时，老宋回来，说没有找到。赵卫东要和他再去找，他摇摇头说都找遍了，再去估计也找不到。最后说了句知命的话，看起来他没有多大的遗憾。

“玉呀，是有缘分的！”老宋郑重其事地说道。

赵卫东拿出玉来，向老宋请教玉的知识。

老宋举着这块玉跟他讲：像这种表面光滑无皮，一级白度，没有明显瑕疵，外形圆润的原籽叫光白籽，在和田玉是属于顶级品质的。他指着玉面说：“你看这玉像不像炼过后凝固的羊油，酥酥糯糯的？”赵卫东点点头。

“这是羊脂玉！”老宋确定地说道。